

紅樓夢悟

劉再復 著

責任編輯 舒非

書籍設計 彭若東

書名 《紅樓夢》悟

著者 劉再復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鰗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三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六字樓

版次 二〇〇六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 (143×210mm) 三二八面

國際書號 ISBN-13: 978·962·04·2493·9

ISBN-10: 962·04·2493·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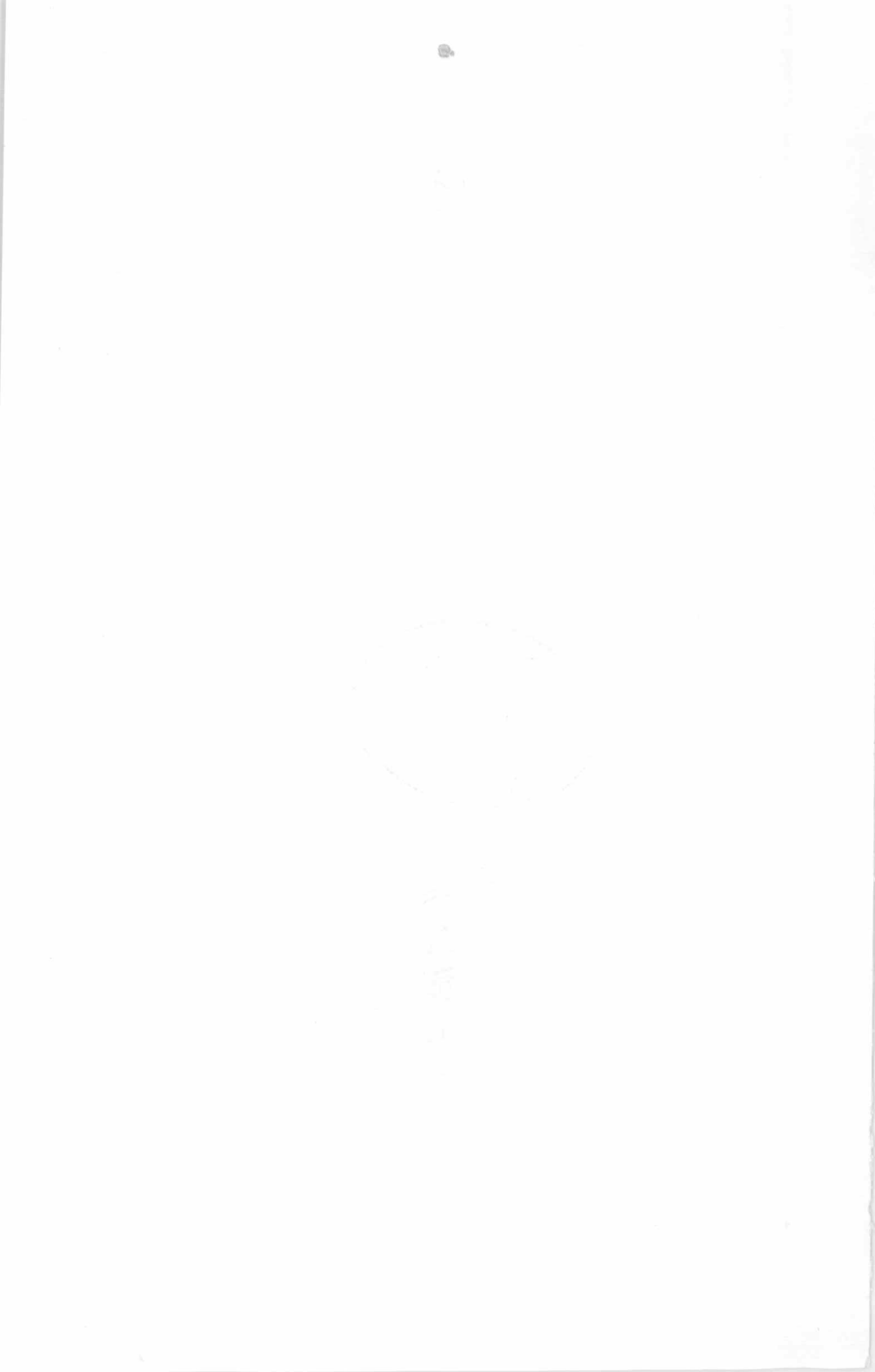
© 200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樓夢》悟

劉再復





謹以此書此悟，敬獻給中國文學與人類文學永遠的大師曹雪芹的偉大亡靈。感謝他創造了文學的不朽聖經《紅樓夢》，使我贏得了對美的衷心信仰，並由此明白了該如何守護生命本真狀態而詩意地棲居於人間大地之上。

自序一：以悟法讀悟書

十二年前，我到瑞典前夕，寫了一篇《揹着曹雪芹與聶紺弩浪跡天涯》，說閱讀《紅樓夢》是漂流生活的一部分，書中那些天真而乾淨的少男少女是我朝夕相處的朋友。還常慶幸自己出生在《紅樓夢》問世之後，否則，精神生活一定會乏味得多。我讀《紅樓夢》和讀其他書不同，完全沒有研究意識，也沒有著述意識，只是喜歡閱讀而已。閱讀時倘若能領悟到其中一些深長意味，就高興。讀《紅樓夢》完全是出自心靈生活的需要。

也許正是這種特殊的閱讀心態，所以我很少讀研究《紅樓夢》的書，只愛閱讀文本；此外，也不想寫甚麼東西，立甚麼文字，只想感悟其中的一些真道理、真情感。本集子中的兩百多則隨想錄，只是閱讀時隨手記下的「頓悟」，並不是「做文章」。集子中的若干篇論說，則完全是被逼出來的。其中《論〈紅樓夢〉的永恆價值》一文是被夢溪兄所逼。他受北京大學中文系委託編輯一部「論紅」文集，邀請一些《紅樓夢》研究者作文，竟想到門外的我，而且「抓住不放」。二是被李昕、舒非兄所逼。李昕兄是我的老友，十七、八年前就是

拙著《文學的反思》的責任編輯，現在他主持香港三聯，約我寫作一部重新評論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書，《紅樓夢》自然是不能不說的。本集子中另一篇論文：「論《紅樓夢》的懺悔意識」，則是與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一書內容結構上所必須，也屬於不得不作。至於本集第三輯的「議」，更是玩玩而已。剛出國時，太孤獨，也只好請曹雪芹這位「心靈的天才」幫忙。在海外漂泊的日子裡，《紅樓夢》靈魂的亮光時時照射着我的思想之路與文學之路，小說中的林黛玉猶如帶領但丁的貝阿特麗絲，她既是引導賈寶玉前行的女神，也是引導我走出濁泥世界的燈火。質言之，我不是把《紅樓夢》作為學問對象，而是作為審美對象，特別是作為生命感悟和精神開掘的對象。生命不是概念，不是數字，不是政治符號，也不是道德符號，它可以無限伸延的血肉與精神。也許因為不是刻意去研究，只是用平常之心去閱讀和領悟，所以常常忽略掉曹氏的家譜，而順着自己的形而上嗜好，特別傾心也特別留心《紅樓夢》中空靈的、飄逸的、神秘的一面。今天坐下來想想，倒覺得歷史有這一面，才顯得浩瀚；人生有這一面，才顯得豐富。沒有歷史的神秘與命運的神秘，文學就太乏味了。

清同治八年，江順怡在杭州發表「讀《紅樓夢》雜記」，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第十

四節中對此書十分推崇，並說明其作者的姓氏、籍貫，最先為顧頡剛先生所考定。江順怡在「雜記」中說「《紅樓夢》，悟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敘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皆閱歷之情。」說得很好。《紅樓夢》的確是曹雪芹閱歷感悟人生的結果，這部偉大著作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悟出來的。《紅樓夢》禪味瀰漫，沒有禪宗，就沒有《紅樓夢》，它的確是部大徹大悟之書。既然是部悟書，那麼，光靠頭腦去分析就不夠了，恐怕還得用心靈去領悟，即以心傳心，以悟對悟。禪宗方法論此處倒是用得上。所以我也就姑且給這部集子命名為「《紅樓夢》悟」，也許因為打開生命去感悟，所以就發現王國維的不足：百年前他天才地揭示《紅樓夢》的悲劇意蘊，但未能發現《紅樓夢》同時又是一部荒誕劇。其深刻的荒誕內涵，正是中國現代意識的偉大開端。我相信，除了悲劇論（悲劇的本質是「有」的毀滅），還須用存在論（存在的本質是「無」）去闡釋，才能把握《紅樓夢》的精神整體。

劉再復

二〇〇四年九月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校園

自序二：嘗試《紅樓夢》閱讀的第三種形態

第一篇序，是年初交稿時寫下的文字，接到清樣後，和責任編輯舒非兄談起我近年《紅樓夢》閱讀的方法，她聽後很讚賞，並希望我能寫入序中。為了不負她的鼓勵，便遵命再說點話，作為序言續篇。

對於書籍的閱讀，我確實非常廣泛，但能讓我身心整個投入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只有《紅樓夢》。真正做到閱讀與生命連接了。林黛玉和賈寶玉常常借禪說愛，以心傳心。有一次，林黛玉逼着賈寶玉交心而問道：「寶姐姐（指寶釵）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面對這一串問題，寶玉呆了半晌，突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在當時的語境下，賈寶玉表達的「專注於一」意思分外明白。

這意思也啟迪了我對《紅樓夢》的選擇。人類文化史積存下來的書籍有如大海，正是

「弱水三千」。人的心力有限，自然是應當取其精華。經過選擇，我終於明白中國文學乃至文化最大的寶藏就在《紅樓夢》中，這裡不僅有最豐富的人性寶藏、藝術寶藏，還有最豐富的思想寶藏、哲學寶藏。取出《紅樓夢》這一瓢獨自飲啜，全生命、全靈魂都受到澤溉。

閱讀《紅樓夢》，我大約經歷了四個階段：（1）大觀園外閱讀，知其大概；（2）生命進入大觀園，面對女兒國，知其精髓；（3）大觀園（包括女兒國與賈寶玉）反過來進入我自身生命，得其性靈；（4）走出大觀園審視，得其境界。王國維說讀書應「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他是出乎其外地領略到《紅樓夢》的宇宙境界了，但他似乎未經歷「生命進入大觀園女兒國」和「女兒國進入閱讀者自身」的階段，所以在《〈紅樓夢〉評論》中也未能開掘賈寶玉和其他少女的生命內涵。與他不同，我則經歷了生命投入和生命吸收的過程，並感到生活與靈魂一旦被《紅樓夢》中的詩意生命所參與、所照明，那才真的幸運，那是連吃飯睡覺、遊山玩水都感覺不一樣了，此時，才覺得棲居於地球上的一點詩意。海德歌爾曾說，今天的人類已經難以和本真自我相逢。確乎如此，在被財富、機器、權力異化之後的人類已丟失了本真狀態。正如《紅樓夢》中的甄寶玉（世俗狀態中的人類符號）見到本真的自我（賈寶

玉)時已不認識，還對這個真我發了一通「酸論」。我閱讀《紅樓夢》也如甄寶玉與賈寶玉相逢，然而，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還不是「縱使相逢應不識」(蘇東坡語)，而是充滿與本真己我重逢的大喜悅。

有了一段特別的閱讀經驗之後，我禁不住要寫下心得。一段一段地寫，便發覺自己在走一條《紅樓夢》閱讀的新路，或者說，在嘗試《紅樓夢》探索的一種新的形態。兩百多年來《紅樓夢》的閱讀與探討，有三種形態：一是《紅樓夢》論；二是《紅樓夢》辨；三是《紅樓夢》悟。嚴格地說，直到王國維才有第一種形態，才稱得上論。《紅樓夢評論》有觀點，有邏輯，有分析，有論證，一出手就如空谷足音，自創一格。可惜百年來「論」的數量雖多，但受政治意識形態浸染太甚，影響了收穫。與論相比，《紅樓夢》辨這一形態不僅歷史長，而且成就也高。所謂辨，乃是指辨析、註疏、考證，版本清理。渡過索隱派這一比較牽強的階段，從胡適起，直至俞平伯、周汝昌，都下了功夫作考證，他們為《紅樓夢》辨創造了實績，其功難沒。我缺少考證功夫，無法走《紅樓夢》辨的路，至於「論」，倒是在二十年前寫作《性格組合論》時就有一章論述《紅樓夢》的性格描述，近年也與林崗一起論證

《紅樓夢》的懺悔意識，但總覺得「論」太邏輯，難以充分表述自己對此巨著的諸多感受，無法盡興，於是，就自然地走上悟的路子了。以往的《紅樓夢》閱讀與探索，其實也有悟，脂硯齋的批註，其中論、辨、悟的胚胎都有，歷年的論者也都有所悟，然而，把「悟」作為一種基本閱讀形態、探討形態和寫作形態，似乎還沒有。所以我才冒昧地稱「悟」為第三種形態，並給拙著命名為《〈紅樓夢〉悟》，與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作一對應。「悟」與「辨」的區別無須多說，而悟與論的區別則是直覺與理論的不同。實證與邏輯，這一「論」的主要手段，在悟中被揚棄，即使出現，也只是偶而為之。悟的方式乃是禪的方式，即明心見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的方式，也可以說是抽離概念、範疇的審美方式。因此，它的閱讀不是頭腦的閱讀，而是生命的閱讀與靈魂的閱讀。其實，這也與中醫的點穴位差不多，一段悟語、悟文，點中一個穴位，捕住一個精神之核，至於細部論證，那只能留給他人或自己的論文了。

那天與舒非兄說的就是這一些，現在用文字寫下了，也許有益於自己今後更自覺地走

「《紅樓夢》悟」的第三條路，把就要出版的這本書，僅僅作為問路之石，嘗試而已。

劉再復

寫於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校園

目錄